

外国中短篇小说系列

# 婚 后

WALSH  
LINGZHU

〔美〕德莱塞 著

巫宁坤 译



■ 生动描绘美国社会日常生活的真实场景

深刻揭示不幸婚姻造成的悲剧以及庸俗生活带来的毁灭

名家  
推介

安徽文艺出版社

名家  
推介 · 外国中短篇小说系列

# 婚 后

〔美〕德莱塞 著  
巫宁坤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婚后 / (美)德莱塞著;巫宁坤译. -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4.9

(名家推介外国中短篇小说系列)

ISBN 7-5396-2472-9

I.婚... II.①德...②巫... III.①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84574号

婚 后

(美)德莱塞 著 巫宁坤 译

责任编辑:马晓芸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381号)

邮政编码:230063

网 址:www.awpub.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合肥中德印刷培训中心

开 本:880×1230 1/48

印 张:6 1/3

字 数:120,000

印 数:6000

版 次:2004年9月第1版 2004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2472-8

定 价:12.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 [名家推介]

美国小说家西奥多·德莱塞(1871—1945)出生在印第安纳州一个德国移民家庭。他出生前夕,父亲经营的纺织厂毁于大火,使全家生活陷入极度贫困。德莱塞年方十六岁就毅然出走,到芝加哥去谋生。德莱塞在芝加哥混了四年,靠打小工勉强糊口。后来当上了芝加哥最小的报纸《每日环球报》的试用记者,从此进入新闻界,先后在多家报纸和期刊担任记者和编辑,长达十年。

在艰辛残酷的生存挣扎中,德莱塞饱

尝了在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中一无所有的穷人的苦难。他痛感在金钱万能的社会中,人对财富和物质享受的疯狂追求给人的性灵造成不由自主的扭曲与堕落,而新闻报道却歪曲现实,制造骗人的假象。他决心脱离新闻界,献身文学创作,在作品中坚持对生活的忠实。

德莱塞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嘉莉妹妹》于1900年问世。嘉莉妹妹是中西部一个小户人家的姑娘,她离家出走,到大城市寻求幸福生活。她年轻漂亮,先后投入两个男人的怀抱,利用他们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又一跃成为红极一时的舞台明星,鄙弃旧好。这样一个“道德败坏”的女人,非但没有得到“恶有恶报”的结局,反而飞黄腾达。这完全违背了上流社会宣扬的道德规范,评论界也大张挞伐,把《嘉莉妹妹》打入冷宫。它的姊妹篇《珍妮·葛哈德》于1911年问世,也是一个“道德败坏”的女人的故事,却受到佳评。第二年,《嘉莉妹

妹》也得以重新出版。

1925年，德莱塞发表了他的代表作《美国的悲剧》。这部小说取材于1906年发生的一宗轰动一时的谋杀案。年轻的主人公出身贫寒，在叔父的工厂里当上了工头，先诱奸了一个女工，后来因为想和老板的女儿结婚，便设计将已怀孕的女工淹死在湖里，事发后被判死刑。在德莱塞的笔下，主人公并不是一个坏人，倒是一个牺牲者，他的罪深深地植根于社会制度之中。这是椎心泣血的美国的悲剧，它为一个沉迷于金光炫目的“美国梦”的社会敲响了振聋发聩的警钟。德莱塞无愧于“美国批判现实主义之父”的光荣称号。

德莱塞发表过共约四十篇颇具特色的短篇小说，可惜由于他的多部长篇巨著在美国小说史上具有如此令人瞩目的地位，以致人们往往忽视了他在短篇创作中的成就。德莱塞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自由及其他》于1918年问世，后来《锁链》与《女

群像》又相继于1927年和1929年出版。当时欧·亨利式的短篇小说仍风靡美国，而德莱塞却另辟蹊径，以严格的现实主义为圭臬，写出了又一个又一个感人的短篇。

德莱塞从不追求离奇的情节，他的素材总是来自美国日常生活中的真情实事：普普通通的男女老少、琐琐碎碎的生活细节、平平凡凡的喜怒哀乐。乍一看，这些朴素的人物和情节仿佛是从美国一般人生活中信手拈来的，既没有什么令人拍案叫绝的戏剧性，更谈不上什么诗情画意。加以作者的文笔难免单调呆板，这些短篇就不免缺乏引人入胜的表面文章。

问题在于：德莱塞短篇小说的灵魂是什么？它不是巧妙的构思，不是扑朔迷离的情节，不是形形色色的人物塑造，更不是绚丽多姿的文采。在作家那些最优秀的短篇中，弥漫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悲剧意识。展现在平淡无奇的表面情节下面的，是一颗颗善良灵魂的受难，一出出心灵舞台上

的悲剧。

不幸的婚姻造成的悲剧是德莱塞短篇一个重要的主题，而《自由》则是一篇颇具典型意义的代表作。一位才华出众的建筑师偏偏娶了一个俗不可耐的妻子。她心安理得地把自己的“荣华富贵”建立在丈夫的社会地位上面，却又事事独断专行，全然不理睬丈夫的人生追求。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做出让步，做出牺牲，终于让自己的生活为她所主宰，成为以她为化身的强大的社会习俗势力的奴隶。在“白首偕老”的温文尔雅的假象下面，一颗善良、敏感、被禁锢的灵魂在孤寂的地狱里经受着烈火的煎熬，憧憬着蓝天白云般的自由。无奈自由来时，日色已暮，自由也只能是一杯“自由地去死”的苦酒了。

在《婚后》中，一位天性活泼、交游广泛的钢琴家偏偏娶了一个与艺术和艺术家格格不入的愚美人。新婚燕尔，妻子就吵吵闹闹、哭哭啼啼，发动了一场驯服丈夫的



战斗。等待着他们的只能是没有爱情的婚姻：“他将总是在安慰和哄劝，而她将总是在哭泣和懊恼。”双方都“已经开始体会到人生的悲剧、人生的平常、人生的悲哀和伤痛。”

《自由》和《婚后》都是从故事主人公的角度来写不幸的婚姻，展现了善良、敏感的灵魂如何在习惯势力的重压下受难。《礼教》则是从一个敏锐的局外人的角度来写一出婚姻悲剧，一个风流倜傥的青年记者偏偏娶了一个面目可憎的黄脸婆，于是他又爱上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不料事情败露，舆论大哗。女的虽蒙冤下狱，却公开表白自己真挚的爱情，男的倒被礼教吓破了胆，迫不及待地背弃恋人，和那陷害无辜的老婆言归于好。

《第二对象》从择偶的角度挖掘不幸婚姻的主题，也是作家的短篇代表作之一。一个小家碧玉，善良而热情，面临着选择对象的痛苦困境：她爱轻浮孟浪的亚瑟，却为

他所抛弃；她不爱忠厚迟钝的巴敦，却不得不强作欢颜准备嫁给他。等待着她的是千篇一律的小市民生活的俗套：生男育女、操持家务、没有爱情、没有赏心乐事。思前想后使她饮泣吞声，在绝望的深渊中哀吟。

和《自由》的主人公不同，《失去的菲苾》中的老农民对亡妻日思夜梦，神魂颠倒，终于过起梦游般的生活，在穷乡僻壤露宿风餐，执著地追寻他那“失去的菲苾”。正是他痴狂的漫游画下了一颗孤苦伶仃的幽灵受难的轨迹。

将大量毫无戏剧性的细节汇成动人的戏剧，化平淡为神奇，正是德莱塞短篇创作艺术的独到之处。

**巫宁坤**

教授

著名翻译家

# 目 录

自由	1
婚后	73
礼教	118
第二选择	161
失去的菲苾	205
老罗根姆和他的特丽萨	238

## 自由

中央公园西路上鲁佛斯·海麦克建筑师的宽敞和相当舒适的公寓里非常寂静。这时天还没十分亮,从那些点缀着这所住宅的正面的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在公园的边上,隔着马路,一行壮美的白杨树还笼罩在一层灰色的朝雾中。从过道一头的卧室(在那里也可以瞧见公园)海麦克先生在这清早的时刻走了过来,坐在这些比较宽大的窗户中的一扇的旁边,来观赏这些树木和那边的一个小湖。他非常爱好大自然的多种多样的艺术形态——事实上,大有诗意。

他是一个高高瘦瘦的六十岁上下的

人，风度不错，虽然有点驼背，长着浓密的眉毛和头发，留着一副精心修剪的短胡须，这使他有——种严肃却又和蔼的神气。这时他穿着一件有银色腰带的淡蓝色长睡袍，它把他的身子整个裹住了。他有一双瘦瘦的、没血色的、指头很长的手，手背上有皱纹，指节略微突出，这双手表示他至少在气质上是个艺术家；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厌倦却又不安的表情。

因为就在昨天，负责诊治他的妻子（现在已经病了三个星期，同时患着心肌损伤、肾脏中毒和神经炎）的家庭医师斯陶姆大夫把他拉到了一边，非常柔和而亲切地说，仿佛他是在尽量不使他难过似的：“明天，海麦克先生，如果你太太不见好，我要请我的朋友格兰吉大夫来会诊，你认识他的。他在这些心脏的毛病方面”——心脏，海麦克先生有时间讥讽地注意到这个字——“比我在行。我们一同来做一次彻底的检查，然后我希望我们能够更有把

握地说她复原的机会究竟如何。她这次的病很棘手,可以说是很顽固。可是,她有很旺盛的活力,并且总的看来,目前的进步情形还差强人意。另一方面,虽然我并不愿意使你感到不必要的惊慌——而且目前还没有过分惊慌的理由——我仍旧觉得有责任警告你,她的情形确实非常严重。我倒并不是希望你觉得她一定会死。我并不认为她会死,决不会的。恰恰相反,她可能好起来的,多半会好的,并且再活上整整二十年(海麦克先生在心里发出了一声全然是精神上的叹息)。照我的判断,她有上好的复原力,但是她的心很糟糕,而这个肾脏的毛病对它自然没有半点好处。目前,正当她的心最不应该疲劳的时候,它却最疲劳。”

“她正处在一个可以说是可好可坏的阶段。一两天或者最多三四天之内,就看得出病情向哪个方向发展。但是,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不愿意使你感到不必要的惊

慌。我们的办法还多得很哩。我们还没试过输血，而那一方面就有好几种办法。再说，她对于药品随时可能发生比到目前为止更有力的反应——特别是在她的肾脏方面。假使那样，病况马上就会大大地缓和了。”

“可是，像我说的，我觉得有责任来和你这样谈一下，好让你对于发生任何事情都有心理准备，因为碰到这种古怪的复杂的病情，最坏的情形随时可能发生。我们谁也不知道。我是你和海麦克太太的老朋友，知道你们俩感情多好”——海麦克先生只是茫然地望着他——“我觉得有责任来这样给你一点准备。我们大家都得面对这些事情的。就在去年我丢了我的最小的孩子、我亲爱的玛蒂尔德，你知道的。尽管如此，像我说的，我觉得海麦克太太其实不见得就会死，我们——格兰吉大夫和我自己——还能够使她渡过这一关。我确实觉得如此。”

斯陶姆大夫仿佛非常为他难过似的看着海麦克先生——一个久已习惯于他的妻子的一举一动的老头子，因此她的早死多半会使他非常悲痛；而海麦克先生，虽然几乎像一座雕像似的凝望着，其实正在想这一切多么滑稽，多么无聊，完全是大家的错误和错觉的结果。他自己，六十几岁年纪，厌烦这一切，实在厌烦生活——一个在他结婚后的整个期间从来没有真正快乐过的男人；然而他的妻子，依照习俗的理由，相信他是或者应该是快乐的，并且她自己也因此心安理得地快乐，或者近乎那样。而这个医生也以为他是又老又弱，因此需要这个恩爱的女人的关心、同情和了解！他不知不觉地举起了一只手表示异议。

他的儿女也是一样的，他们认为他是依赖她的，并且和她在一起是快乐的；他的仆人们以及他的和她的朋友们都有同样的想法，然而实际上并不然，这全是一派谎话。他是不快乐的。自从他结婚以来，他



好像一直是不快乐的——到现在不止三十一年了。在那整个期间,他一直就是,没有一天不是,怯弱地、局促地渴望,渴望,渴望——渴望什么,他几乎不敢想——不再是结了婚的——获得自由——回到他认识海麦克太太以前的状态。

可是由于在气质和教养上都是谨守成规的,又完全为时间和他所不大能控制的情况——自然、习俗、舆论等等正在起作用的力量——所驯服,他一直是得过且过,没有采取任何果断的行动。没有;他只是得过且过,寻思着时间、意外事件或者别的什么会不会来干预,替他纠正他的生活,无奈这种事没有发生。现在厌倦了、老了、或者正在很快地变老,他责备自己没有采取行动。为什么他在好多年前没想点儿办法呢?为什么他没有在为时太晚以前一刀两断,拯救他自己的灵魂、他对生命和色彩的渴望呢?但是不,他没有。现在为什么这样愤懑地抱怨呢?